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未被記載的聲音：
岡山空軍基地對彌陀鄉民的深遠影響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執行單位

吳桂芳

結案日期

2025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目 錄

壹、	前言	1
一、	文獻回顧	2
二、	研究目的	3
三、	研究方法	3
貳、	彌陀地區的演變：從繁華到衰敗	12
參、	從岡山飛行場、日本海軍航空廠到空軍官校的演變	13
肆、	飛行場建造對鄉民的影響：徵收田地、迫遷與交通	17
伍、	岡山大空襲：未著墨的彌陀街區與舊港口	19
陸、	彌陀鄉民與空軍基地的日常：我欲去工場作田	22
柒、	二高新村鄉民與彌陀鄉民的日常互動	23
捌、	鄰近軍事基地：漂底山、海邊、彌陀市區	25
玖、	研究反思	36
拾、	參考資料	37
一、	論著	37
二、	其他	37
附錄		39
一、	港口崙代天府沿革志	39
二、	二戰後期台灣岡山遭遇空襲的紀錄	40

摘要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岡山軍事設施對鄰近彌陀地區鄉民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與社會變遷，並揭示此段歷史在既有官方敘事中長期被忽略的地方經驗。岡山飛行場、日本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為二戰時期臺灣落彈量最高的地點之一，其軍事活動不僅改變了岡山地區的地景與空間結構，更對西側的彌陀庄造成深遠的經濟、交通與社會影響。

自 1936 年岡山飛行場興建以來，軍方即在彌陀庄港口崙與岡山街後協等地大量徵用民宅與農田。其中港口崙聚落因全庄被徵收而消失，鄉民被迫遷至彌陀鹽埕里，形成俗稱「崙仔頂」的新聚落，以延續對原鄉的認同。農地流失使鄉民喪失主要生計來源，庄長高文良遂推動產業轉型，觀察到岡山五甲尾地區盛產蘭草，鼓勵農民仿效栽種，並自台中大甲引進草蓆編織技術，促成彌陀地區草蓆產業的發展，成為戰時與戰後鄉民的重要經濟支撐。

然而，飛行場的設置亦造成交通與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原連接彌陀與岡山的主要道路被阻斷，手持台車軌道亦被迫廢除，導致兩地往來受限、經濟發展受阻。二戰期間，美軍對岡山航空設施的頻繁轟炸使彌陀地區深受戰火波及，其中尤以 1944 年 10 月的「岡山大空襲」最為慘烈。彌陀舊港口在空襲中遭誤炸，喜宴誤炸事件造成六人死亡、房舍焚毀九成，鄉民也被迫展開「大疏開」，避難至燕巢等地，生活極為艱困。

戰後，軍方持續占用部分土地，鄉民在機場周邊從事農作，並以「工場」指稱軍事設施，反映出軍民共存的獨特語彙與生活形態。1980 年代圍牆築起後，地方農耕活動才逐漸被限制。今日，彌陀地區仍保留若干軍事遺構與集體記憶，如漯底山砲兵陣地、高射機槍堡與防空洞等。此外，位於岡山區卻與彌陀生活圈緊密相連的二高新村眷村，亦呈現軍事社會與地方社會之間的日常交織關係。

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重建彌陀鄉民在軍事化過程中的生活經驗與地方記憶，期能補足臺灣軍事史與地方史中對彌陀鄉民影響的研究缺口，並反思戰爭如何滲入日常，形塑地方空間與集體身分的延續。

關鍵字： 岡山飛行場、彌陀、戰爭記憶、地方史、軍民共存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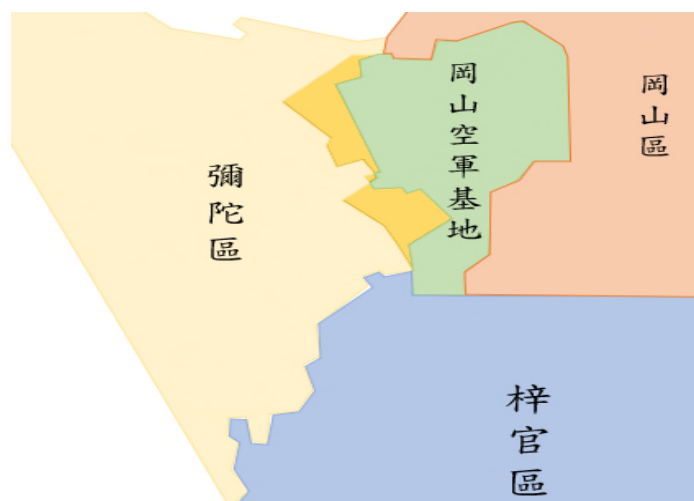
高雄彌陀位於台灣西南沿海，與岡山相鄰，早年曾因日本海軍設置第六十一航空廠及岡山機場，與軍事發展密切相關。然而，這段歷史在官方記錄中多著重於軍事設施與戰略佈局，鮮少觸及基地設置對周邊鄉民生活的影響與地方社會的應對方式。

研究者從小在高雄彌陀長大，每天聽著岡山空軍基地「咻——轟——轟——」的空軍教練機飛過的轟鳴聲。從升學階段開始，研究者便意識到，即便鄰近岡山，但彌陀似乎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不僅在地理上隔著空軍基地，彷彿在歷史與文化的敘述中也缺乏存在感。這種「失根感」隨著成長逐漸加深，讓研究者懷疑「彌陀是個沒有文化根源的偏僻鄉村」。

然而，一次偶然的發現點燃了尋根的希望。透過彌羅港文史協會的資料，研究者得知「彌陀」這個地名背後的原住民語源故事，並由此重新審視家鄉的歷史。這一經歷讓研究者深刻意識到「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必然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和故事，這些故事只是尚未被記錄下來」。

本研究即以「尋根」為出發點，試圖透過耆老口述、文獻爬梳與空間踏查，找回屬於彌陀地方的歷史片段，進而建構出一套由下而上的地方歷史敘事方法。在「失根」與「再發現」的交錯之中，重新思考地方鄉民在歷史中的主體位置，以及如何透過歷史研究協助地方重拾對自我記憶的詮釋權。

圖 一、彌陀與岡山空軍基地的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一、文獻回顧

過去岡山空軍基地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眷村、基地工作人員及岡山鄉民（楊双福，2014；邱睦容、林玉萍，2022；李佩霖，2019），且大眾關注焦點亦在樂群村、醒村等日本高級官階宿舍，反而忽略地理上更接近岡山空軍基地的員工宿舍。同樣地，基地西側的彌陀村落也鮮少被關注。事實上，彌陀鄉民自基地建設以來，承受的經濟、社會及交通影響，遠比岡山街區的鄉民更嚴峻。

日本政府 1936 年規劃在岡山設立機場（杜正宇，2013），對彌陀、岡山一帶的港口崙和後協鄉民徵收農地、強制住戶搬遷，傳聞部分港口崙聚落鄉民多遷移至彌陀鹽埕里。岡山機場的建設改變了當地鄉民的工作型態和日常生活，空軍基地選址更是切斷了彌陀街區往來岡山街區的主要道路，對彌陀的交通及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當地鄉民如何應對這些改變與挑戰，將是本研究的核心之一。

1941 年岡山機場增設日本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作為日本進攻東南亞的空軍補給站，成為台灣最重要的軍事基地與維修工場，導致岡山成為美軍空襲的首要目標。美軍在 1944 年 10 月 12 日到 14 日，總計在岡山機場與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投下 650 噸炸彈（杜正宇、謝濟全、金智，2014），為全台落彈量最多的地點（鍾堅，1996），又稱為岡山大空襲。

岡山大空襲現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岡山街區與基地本身遭受的空襲影響（杜正宇等人，2014；張哲男，2014；劉天賦，2018；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2019；邱睦容、林玉萍，2022），卻鮮少談論相比岡山市區，更加鄰近岡山機場的彌陀鄉民故事（彌羅港文史協會，2003；張哲男，2014；張哲男，2024）。台灣戰爭史甚少著墨彌陀鄉民的經歷，彌陀街區在臺灣空戰的遭遇也未被系統性記錄。本計畫將藉由訪談當地耆老與倖存者後代，填補這段重要而被忽略的歷史空白。

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沿用岡山機場，四川空軍通信學校（原杭州笕橋中央航校）遷自岡山機場，成立岡山空軍基地。空軍及眷屬移入岡山等 18 個眷村，當中二高新村鄰近岡山機場，現址位於岡山、彌陀的交界處，鄉民與彌陀來往密切，過往文獻同樣甚少討論。

儘管軍事基地的存在對地方空間與鄉民生活造成長期影響，過往歷史研究卻多集中於制度與結構層面，例如軍事戰略、航空工業發展等，少有關注基層民眾的經驗與地方回憶。本計畫即希望補足此一缺口，重新回到地方社群視角，討論國家軍事發展如何深刻形塑地方空間與集體記憶。

透過計畫，村民們能在重溫記憶的同時，與下一代建立更深的聯繫。這些故事不僅會重塑過去，也將成為世代相傳的文化資產，讓村落的歷史與文化得以延續。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旨在揭露並保存彌陀村落及其鄉民在台灣地方史中的隱藏故事，從歷史的縫隙中找回被忽略的文化記憶。彌陀與岡山空軍基地有著緊密的命運連結，但在既有文獻中，鮮少提及彌陀鄉民的經驗與處境。研究者希望藉由深入調查基地建設對彌陀地區的影響，探討其對經濟、社會結構與交通系統所造成的改變，並重新審視基地設立以來帶給村民的種種衝擊，例如土地徵收與空襲威脅等生活困境。

由於官方文獻對彌陀鄉民的記錄相當有限，相關敘述多集中於岡山鎮區與基地內部的運作，研究者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的方式，訪談耆老、退役軍人及其家屬，補足既有歷史敘述的空白，使彌陀村民的經歷能被帶回歷史視野之中，讓他們在台灣的軍事與社會史中獲得應有的關注與理解。

同時，計畫也希望藉此過程強化在地鄉民與自身文化根源之間的連結，喚起對地方歷史的重視，並促進跨代之間的對話與理解。研究者期待透過共學的方式，讓年輕一代能從長者的記憶中了解村落的歷史處境，進而激發對社區的歸屬感與責任心，成為未來文化傳承與地方發展的關鍵力量。

此外，研究者特別關注彌陀在台灣戰爭史中的角色與定位。過往研究多聚焦於城市與大型基地的影響，對於鄰近村落如彌陀的影響則欠缺系統性記錄。計畫以 1944 年美軍對岡山的大空襲為切入點，深入探討彌陀在戰爭期間的受害情況與鄉民的因應方式，補足這段重要歷史，使彌陀在台灣戰爭與軍事空間發展史中重新獲得應有的位置。

最終，研究者期望透過本計畫，為彌陀村落的歷史賦予新的生命，將被遺忘的聲音帶回台灣歷史主流敘述中，不僅為軍事與地方社會史的研究提供豐富補充，也重新發掘並重塑社區的文化認同與歷史價值。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口述歷史及次級資料分析等多元方法，目的是全面呈現岡山空軍基地對彌陀村落及鄉民的深遠影響。方法互相輔助以確保資料來源的多樣性與深度，並完整記錄歷史中的細節，特別是那些過去鮮少被討論的社會變遷與鄉民生活。

（一） 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法是一種直接深入研究現地的方式，研究者親自前往調查區域，進行觀察、記錄及資料蒐集，藉此瞭解社會、文化及空間變遷的情況。幫助研究者透過實地考察更具體地感受岡山空軍基地及其周邊對當地鄉民的影響。

研究者預計前往彌陀及基地周邊地區進行實地觀察與資料蒐集，透過現地的空間走訪，具體感受岡山空軍基地及其軍事設施如何與村落的生活環境交織。調查對象包括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軍事遺跡，如漂底山的高射砲臺與觀測台、省道台 17 旁的鹽埕高射機槍砲塔等，這些雖已荒廢，卻依然保存其歷史價值。

透過普查和紀錄現有的軍事遺跡，研究者得以進一步探討這些設施對當地鄉民日常生活、心理感受與空間使用的影響，補足現有軍事史研究中的區域性與民間視角的缺口。

表 一、田野調查的時間與地點

時間	地點	事件／內容
2024 年 11 月 10 日	漂底山	尋找舊有的防禦軍事設備
2025 年 01 月 13 日	漂底山	尋找舊有的防禦軍事設備
2025 年 01 月 15 日	港口崙代天府	尋找原有的港口崙住戶
2025 年 01 月 20 日	漂底山	初步調查漂底山的碉堡
2025 年 01 月 21 日	漂底山	初步調查漂底山的碉堡
2025 年 10 月 12 日	彌陀海堤、彌陀市區、彌陀公園	尋找舊有的防禦軍事設備

（二） 口述歷史研究法

口述歷史法透過訪談歷史經歷者，記錄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目擊者的個人經歷與記憶，為歷史研究提供主觀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此方法在記錄未被正式文獻涵蓋的個人經驗與社會事件中尤為重要，特別適合記錄彌陀鄉民在岡山空軍基地歷史中的角色及其被忽視的聲音。

預計將訪問彌陀在地耆老、地方文史研究學者，以蒐集第一手經驗與記憶。耆老們提供了基地設立前後的生活細節，如基地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方

式、日常活動以及社會關係。他們可能經歷了農田被徵收、家園被迫搬遷，甚至目睹了空襲和戰後的重建過程。這些寶貴敘述補足了官方紀錄中無法觸及的民間觀點。而地方文史研究者則協助提供系統性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分析，進一步豐富研究視角，使研究成果更具深度與整體性。

表 二、受訪者資料

訪談對象	時間	地點	背景
吳志全	2024 年 10 月 12 日 2025 年 01 月 26 日	我家 外婆家	1970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
張哲男	2024 年 10 月 27 日 2024 年 09 月 06 日 2025 年 10 月 02 日	鄉民住家	1944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在地文史工作者
蔡志華	2025 年 01 月 13 日	彌陀國小	1970 年出生，彌陀人，彌陀國小教務主任，在地文史工作者
劉文豪	2025 年 01 月 15 日	彌陀區公所	1977 年出生，彌陀人，里幹事
張家阿嬤	2025 年 01 月 19 日	鄉民住家	1930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
莊國鐘	2025 年 01 月 22 日	彌陀區公所	1960 年代出生，彌陀人，區公所主任秘書
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其他阿公阿嬤	2025 年 01 月 22 日	鄉民住家	吳義雄：1944 年出生，彌陀彌壽人，彌壽里里長 吳家孀婆：1941 年出生，彌陀海尾人 吳家阿公：1935 年出生，彌陀彌壽人
謝玉書、愛珍	2025 年 05 月 15 日	我家	謝玉書：1970 年代出生，彌陀人 愛珍：1950 年代出生，彌陀人

1. 吳志全

- 受訪時間：2024 年 10 月 12 日、2025 年 01 月 26 日
- 受訪地點：鄉民住家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70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

吳志全，1970 年出生於彌陀鹽埕，就讀彌陀國小與彌陀國中。成長於機場尚未完全封閉的年代，熟悉當地軍事設施與社區環境變化。童年時常與同學在村內活動，曾在國慶日時於屋頂觀看飛機打靶表演，打靶結束後會前往機場撿拾彈殼。他記得機場當時沒有圍牆，也多次進出二高新村。吳志全對當時軍隊駐紮位置、訓練內容有具體印象，例如公園現址原為軍隊駐地，國小操場曾用於士兵投擲空心手榴彈的訓練，周邊學生會被驅離以策安全。他指出岡山機場周邊如永安、梓官仍留有碉堡、防空洞等設施。

對彌陀市區變遷亦有清楚記憶，如國小後門田地原為甘蔗田，中正西路早期因排水阻隔無法通行至鹽埕，夜市範圍也由舊市場巷弄擴展至中正路，呈現出他對地方空間變化的清晰觀察與長期記憶。

2. 張哲男

- 受訪時間：2024 年 10 月 27 日、2025 年 09 月 06 日、2025 年 10 月 02 日
- 受訪地點：鄉民住家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44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在地文史工作者

受訪者出生於 1944 年，為彌陀鹽埕地區的資深文史工作者，長年投入地方文化保存與教育推廣。張哲男曾任岡山社區大學榮譽校長，亦為彌陀港文史協會創會理事長，是彌陀最早投入地方歷史與文化田野調查的重要人物之一。

其父為地方仕紳，曾多次協助保釋因耕作超時而被扣留於機場農田的鄉民，顯示家族在地方社會中具有影響力。張哲男熟悉機場興建前後的地景變遷，親身經歷尚未設圍牆時，能徒步從彌陀走至岡山的年代，並記錄軍事與農業並存的在地樣貌。其家族亦曾在二高新村尚未擴建時將房屋租予眷村鄉民，與不同族群互動頻繁。其長期投入地方文史保存與跨世代知識傳承，為理解彌陀社會變遷與文化脈絡的重要代表人物。

3. 蔡志華

- 受訪時間：2025 年 01 月 13 日
- 受訪地點：彌陀國小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70 年出生，彌陀人，彌陀國小教務主任，在地文史工作者

受訪者出生於 1970 年，為土生土長的彌陀人，現任彌陀國小教務主任，同時長期投入地方文史研究與教育推廣，對地方發展脈絡與民間記憶皆有深刻掌握。他的敘述展現出對彌陀地區空間變遷與軍事設施影響的敏銳觀察，指出因機場設立導致建築高度受限、道路封閉與輕便車中斷，如何使地方發展受阻；同時也詳述機場圍牆內農地昔日開放耕作的情景，以及「蕃茄種籽的採收作業」作為當時主要經濟來源的在地經驗。

受訪者亦對二高新村的族群組成與社區互動有明確記憶，反映出眷村與在地鄉民之間既有隔閡又互有往來的複雜關係。此外，他清楚描述彌陀地區軍事遺跡的分布與消失過程，包括防空洞與機槍堡的拆除歷史。其身份橫跨教育現場與文史田野，兼具專業知識與生活經驗，對理解彌陀地方空間、軍事遺產與社會記憶的變遷具有高度代表性。

4. 劉文豪

- 受訪時間：2025 年 01 月 15 日
- 受訪地點：彌陀國小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77 年出生，彌陀人，里幹事

受訪者劉文豪民國 66 年出生，現任彌陀區公所里幹事。其家族為外地遷入，對早期聚落歷史的了解有限，但其敘述能反映出戰後移住者對地方空間的再認知。劉文豪記得就讀彌陀國小、彌陀國中時，同學中有部分為二高新村鄉民，顯示該聚落在 1980 年代仍維持一定社群活動。

他指出，當時彌陀機場本身並無圍牆設置，反而是二高新村周邊有圍牆，但當時未實施管制，鄉民可自由出入，顯示軍事設施與民間生活界線已趨模糊。此外，他提到彌陀國小旁機槍堡的地下室空間，地方鄉民稱之為「防空洞」，為當地孩童常進入遊玩的區域。其口述呈現出戰後軍事遺構由防禦設施轉化為生活環境一部分的現象，對理解地方社會如何在軍事遺址中延續日常活動

具有參考價值。

5. 張家阿嬤

- 受訪時間：2025 年 01 月 19 日
- 受訪地點：鄉民住家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30 年出生，彌陀鹽埕人

張家阿嬤現年九十五歲，為岡山機場周邊地區少數仍健在、具有完整記憶的在地耆老。其生命歷程橫跨日本殖民後期與戰後初期兩個時代，具高度的歷史見證價值與地方代表性。

張家阿嬤幼年成長於彌陀鹽埕一帶，十六歲時親歷日本時代軍事設施的建設及二戰空襲。她對防空警報、民眾避難情形及炸彈投擲場景皆記憶清晰，並能具體描述當時工場受損與周邊環境的變化。此外，其口述保存了珍貴的農村生活樣貌，包括稻草加工、白甘蔗與地瓜種植、蕃茄授粉等農事，以及早期茅草屋、土角厝的生活條件，呈現戰前農村社會的日常與勞動形態。

戰後，張家阿嬤見證國民政府軍隊進駐岡山機場周邊，對兵營配置、軍民互動與民生調適均有具體回憶。其敘述中提及挑水、共用水源、軍廚炊事及跳傘訓練等細節，反映出當時地方由軍事區域向民用社會過渡的歷程。作為少數仍能口述二戰前後地方變遷的女性長者，她的經驗不僅補足港口崙聚落消逝後的生活記憶，更對理解岡山—彌陀地區的軍事歷史、農村社會結構與鄉民調適具有重要的史料與文化價值。

6. 莊國鐘

- 受訪時間：2025 年 01 月 22 日
- 受訪地點：彌陀區公所
- 受訪者背景與經歷：1960 年代出生，彌陀人，區公所主任秘書

受訪者莊國鐘先生，約生於 1960 年代，現任彌陀區公所主任秘書，為當地長期服務之公務人員與地方知識持有者之一。其成長於彌陀，先後就讀彌陀國小與梓官國中，生活經驗深植於機場周邊聚落變遷之中。相較一般鄉民口述，莊先生的記憶以自身童年所見為主，對於外來資料或他人經驗持保留態度，呈現出地方中年世代對自身成長時空的強烈依附與主觀詮釋。

其訪談內容主要圍繞岡山機場與周邊聚落的空間記憶。童年時印象中，中華路可直達機場，沿途設有衛兵與圍牆，二高新村、笕橋國小一帶同樣為軍事管理區。他曾進入二高新村防空洞，描述其為鄉民可自由進出的地下空間，內設書架與漫畫書，由當地長者管理，展現出戰後民用化後的生活片段。莊先生亦指出，機場周邊昔日多為農田，主要種植稻米與地瓜，後因鹽埕鄉民改種蕃茄而形成地方經濟轉型的起點。

關於軍事記憶，他提及防空洞位置、軍隊駐紮地與鄉民互動情形，指出光和路與過港仍可見防空洞遺跡，並回憶海岸防風林以東曾設鐵絲網限制進入。此外，莊先生提到地方俗諺「不乖就嫁兵仔」，反映戰後外省軍人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社會距離與婚姻觀念。其口述不僅保存了岡山機場軍事邊界的民間印象，也揭示中年世代對「戰後軍事—地方社會」關係的再詮釋，具有區域記憶傳承與地方文化理解的重要參考價值。

7. 吳義雄、吳家嬌婆、吳家阿公、其他阿公阿嬤

- 受訪時間：2025 年 01 月 22 日

- 受訪地點：鄉民住家

地點位於里長吳義雄家門口，擺放著一張公園長椅與多張塑膠椅，中央是一張木製長桌，桌上備有泡茶用具與瓦斯爐，長年陳放數個陶瓷茶杯與免洗紙杯。聚會時間多為上午九至十點、下午三點半至五點之間。鄉民們習慣隨意進出，聊天、泡茶、交換消息；離開時也不打招呼，只默默將自己的杯子拿去騎樓水龍頭清洗後回家。這裡是村落日常交往的重要節點，也是記憶流動的地方。

- 主要受訪者背景與經歷：

- 吳義雄：1944 年出生，彌陀彌壽人，彌壽里里長

吳義雄提及自己聽母親說，出生於「大疏開」返鄉後不久，童年記憶多繞著機場與二高新村展開。他回憶當年二高新村周圍有圍牆，範圍延伸至中正路東側，後來台 17 線的開通才貫穿其間。據說長輩曾被抓去「俸侍」（服勞役）至大岡山開鑿石頭與珊瑚岩，用於築圍牆。

小時候曾在二高新村見過一位養羊的老人，家中養了數十隻羊，甚至住室、廚房皆被羊佔滿，老人說那是他的家人。村內光線昏暗，需爬梯、以手電筒照明才能開燈。二高的外省家庭有些搬至彌壽宮或附近居住，第二代多就讀彌陀國小，也能講台語。當時與二高鄉民往來不多，他們常出入菜市場購物，

出入村內則須持通行證。吳義雄亦指出，外邊田仔多位於中華路（工場路）一帶，鄉民會種大豆仔，軍方在路旁設有哨兵駐守。

■ 吳家孀婆：1941 年出生，彌陀海尾人

孀婆對戰爭時期記憶深刻。她回憶空襲警報被稱作「霆雷（tân-luī）」，聽到聲音便得立刻躲入防空洞，不敢等飛機聲接近。兒時家旁挖有可容納二十餘人的防空洞，全家會躲在裡面，由父親負責煮飯送入。她曾偷看美軍飛機從空中掠過，見日本兵在社內巡視，搜查家中白鐵窗與金屬物資。

她還提到關於媽祖顯靈的傳說——據說彌壽宮的媽祖化身身著唐服的女子，用手與裙襬接住炸彈後擲入海中，保全了聚落安全。孀婆也記得戰時物資管控，每人僅有米票與肉票可用。她的敘述中充滿了戰火下求生的細節與信仰的安定力量。

■ 吳家阿公：1935 年出生，彌陀彌壽人

阿公就學於公學校二年級時，因應政府大疏散政策，全家以牛車載著米糧與地瓜一路避難至燕巢。途中小孩或走或坐，住進竹仔腳的二樓房舍。他回憶 61 航空廠被炸毀水管的事，也聽聞舊港口「喜宴事件」——新娘遭炸彈波及，頭顱飛上屋頂難尋。

雖然彌陀本地未被直接轟炸，但工場區常成為目標。阿公亦提及家中在機場有兩分地，後來被政府徵收。日本時代機場規模較小，噴射機出現後再度擴建。當時跑道兩側長滿茅草，週末軍方停飛時會召鄉民入內割草，剩餘茅草作為屋頂材料。如今割草由外包廠商代勞，與地方鄉民已無互動。他的記憶呈現了軍事設施與農村生活緊密交織的年代。

8. 謝玉書、愛珍

● 受訪時間：2025 年 05 月 15 日

● 受訪地點：我家

● 主要受訪者背景與經歷：

■ 謝玉書：1970 年代出生，彌陀鹽埕人

1970 年代出生，彌陀鹽埕人。成長於機場與二高新村共存的時期，熟悉當地農業與生活環境。她記得二高新村內有菜市場與一家知名的「劉姥姥牛肉麵」，風味獨特。當時進入二高需要通行證，僅靠近彌陀一側設有圍牆，往岡山

方向則開放。

因家中務農，她常需前往農田幫忙，對當地農作方式印象深刻。她回憶當年農民以「洗籽」，即蕃茄種籽的採收作業，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做法為由農民將蕃茄踩爛，用綠色紗布濾出籽出售；也曾種西瓜取籽，邀鄰居協助挖籽，果肉則讓鄰居帶回。她的敘述反映出彌陀地區過去以農為生、社區互助的生活樣貌，以及軍事與民生並存的特殊地景。

■ 愛珍：1950 年代出生，彌陀人

愛珍，1950 年代出生，彌陀人，成長於軍事管制仍嚴格的年代。她回憶，早期進出機場必須持有通行證，工場路為主要哨站，後來鹽埕也增設一個較小的哨站。她熟悉當時的軍事環境，說公園旁的駐軍為海巡，經常騎腳踏車到海邊巡邏，民眾若在海邊拍照會被制止，擔心洩露軍事情報。不過當地人仍常趁機到海邊牽鯛、撈鰻仔或抓虱目魚苗維生。

她也提到漂底山當年有駐軍，一般人不得進入，民間流傳不少靈異故事，如小孩到碉堡寫生後需「收驚」等。近年因聽聞上吊事件，她已不再前往運動。她還記得二高新村的婦女曾與彌陀鄉民合作從事針織、紡織代工，顯示當時軍眷與地方社群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往來。

（三）次級資料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法是指對既有的文獻、檔案、影像及其他公開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透過這些資料可以補充調查過程中的觀察，並提供歷史背景的脈絡。

為了建立歷史背景與補充田野與訪談所獲資料，研究者亦蒐集並分析多種次級資料，包括政府檔案、地方文史出版品與歷史影像等。官方文獻如國防部與地方政府檔案記錄了基地的規劃、建設、土地徵收等制度性過程，是瞭解政策背景與空間變遷的重要依據。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報告與刊物則保留了許多彌陀村落的口述記憶與民間故事，這些資料不僅為口述歷史提供輔助，更讓研究者得以挖掘那些未被官方記載的地方歷史事件。此外，透過對比歷史照片與現地調查影像，研究者能夠直觀掌握地景的變遷與基地對地方空間的再塑過程，進一步連結視覺資料與人群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

透過以上方法的綜合應用，本研究將從社會、文化、經濟等多重角度出發，深入剖析軍事基地的設立如何重塑彌陀村落的社會結構與鄉民生活，進而填補台灣軍事史與地方史研究中的歷史空白。同時，也為當地鄉民的集體記憶提供保存與傳承的可能，期能促進文化遺產的保護，並為未來研究奠定基礎。

貳、 彌陀地區的演變：從繁華到衰敗

彌陀舊地名為「彌羅港」，是高雄沿海地區早期開發的重要聚落之一。據研究指出，早在明鄭時期，隨著鄭成功軍隊來台的漢人已陸續進入此地開墾，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發展歷史（呂志忠、蔡志華，2003）。在漢人尚未移入之前，彌陀一帶原為平埔族的生活領域，史料中記載有「微羅社」、「彌羅社」或「彌陀社」等部落名稱（呂志忠、蔡志華，2003）。「彌陀」一詞源自平埔族語，意指「竹子」，推測是因當地竹林遍布而得名。

進入日治時期後，彌陀隸屬於高雄州岡山郡，行政區稱為「彌陀庄」，範圍廣及今日的彌陀、永安與梓官三地。當時的彌陀庄以現今彌陀市區為政治、經濟與教育中心，街市繁榮，漁業與農業並行發展，市場與學校等設施也由此向外擴展至梓官地區，形成連動的生活圈。

1945 年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並重新調整地方行政區劃。永安與梓官分別於 1950 年、1951 年自彌陀鄉分出，成為獨立行政區。永安以阿公店溪為分界，梓官則以岡山機場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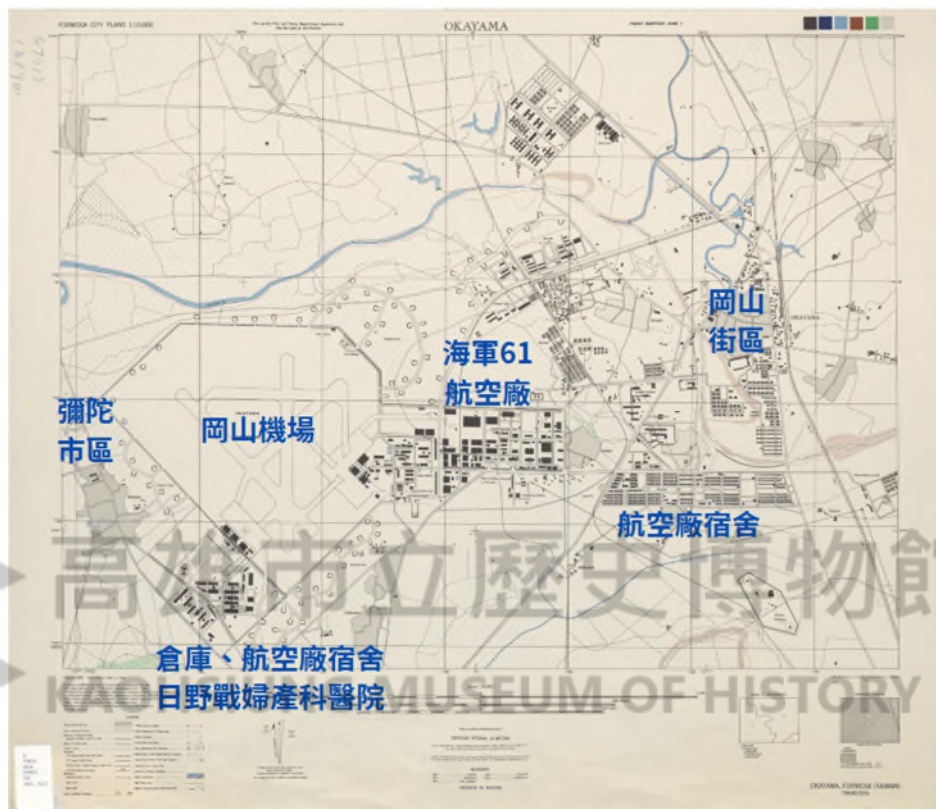
由於岡山機場的設立與軍事管制，彌陀部分土地被納入機場範圍之內，使原本臨海的聚落被劃入軍事用地，且主要交通受到機場阻隔。此後，彌陀的發展逐漸受到限制，漸漸從曾經的地方中心，轉變為被邊緣化的沿海小鎮。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參、從岡山飛行場、日本海軍航空廠到空軍官校的演變

岡山飛行場原先位於彌陀庄港口崙和岡山街後協等地（吳進喜、張哲男、吳建三，2014），今日的地理位置北臨阿公店溪，東鄰岡山街區，西接彌陀街區，南側則鄰近梓官國中一帶。

圖二、美國陸軍地圖服務隊（AMS）1944 年的岡山飛行場與周遭平面圖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研究者改繪

岡山飛行場最初於1936年由日本海軍於購地、興建機場，作為推動南進政策下的重要軍事據點。1939年底至1940年初，該飛行場曾短暫由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租用，作為民航飛行場使用（杜正宇，2013）。直到1940年2月展開擴建工程，才轉型為日本海軍航空隊換裝零式戰機主要基地。岡山飛行場為當時大高雄地區規模最大的軍用飛行場，共設有四條跑道，為台灣「第一級飛行場」中跑道數量排名第二者，僅次於新竹飛行場。四條跑道的配置分別為：西北—東南向、東西向、南北向、東北—西南向，皆配有良好的排水系統，並設有滑行道、疏散區、停機坪與機堡。

為了分散與保存戰力，飛行場起初四周建有約50座水泥造的機堡，每座可容納兩架戰機，並配有儲油設施（杜正宇，2013）。岡山飛行場周遭的機堡空間約為小港飛行場外的機堡2倍大，寬60公尺、高15公尺、深約20公尺，由60公分厚的水泥建造，外觀呈現兩個圓弧形，飛機出入需要倒退進出。經歷

1944 年 10 月的岡山大轟炸後，日本軍方加強飛機的分散措施，有蓋機堡增加至 58 座、無蓋 61 座（洪致文，2015）。機堡同時具備偽裝與掩蔽的功能，日本軍方有時會在機堡內擺放假的戰機，讓美軍飛行員無法鎖定目標。

如今最為顯著的機堡位於飛行場圍牆外圍、省道台 17 線旁，由於早期日本政府未在飛行場左右蓋圍牆，因此軍事用地和民地、農田沒有明顯區隔。直到 1980 年代起，軍方才逐漸設立圍牆，此座機堡才被劃分到機場外。

圖 三、機堡¹內部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四、機堡外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岡山飛行場曾駐有「高雄航空隊」、「高雄航空隊（二代）」與「第二高雄航空隊」。其中，「高雄航空隊」於 1938 年成立，1941 年移防岡山，支援南洋戰場，1942 年改編為「第 753 海軍航空隊」，1944 年解散（杜正宇，2013；楊博淵，2016）。為強化飛行訓練，海軍另於 1942 年設立「高雄航空隊（二代）」，執行訓練及對潛哨戒任務，直至 1944 年底解隊。1944 年又成立「第二高雄航空隊」，加強訓練，最後在 1945 年 2 月解散（杜正宇，2014；楊博淵，2016）。

陳鴻仁、王雪娥（2007）的訪談資料顯示，1941 年 7 月完成海兵團訓練的魏永祥，被分派至岡山的高雄航空隊擔任兵員。他最初被派駐「彌陀派遣隊」，擔任飛機整備員。此單位後來改稱為「高雄第二航空隊」，與原本的高雄航空隊分屬不同任務單位，兩者由岡山飛行場分隔。前者負責九六式陸攻的射擊訓練，後者則以零式戰鬥機與九三式中間練習機（俗稱「紅蜻蜓機」）進行預科練習生的飛行訓練。

在高雄航空隊駐紮岡山飛行場的一個月後，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於飛行場東側（今岡山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介壽校區）正式成立，成為日本內地以外最大的海軍航空兵工場，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飛機裝配、維修與保養基地（楊

¹ 機堡已經荒廢，內部則改為農民的儲物空間，將較少用到的大型農具、材料放置於內。

博淵，2014)。設廠目的在於配合日本南進政策，提供飛行員培訓、戰機維修與練習機組裝等作戰支援。廠內具備飛機維修、裝配、改裝等多種功能，並設有飛機部、作業部、零件工場、組裝工場、會計部等專責單位，管理體系嚴謹（楊博淵，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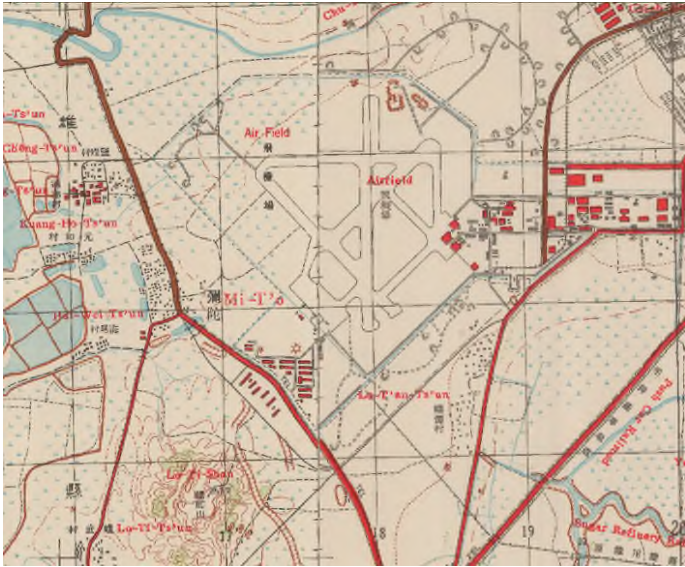
據統計，六十一航空廠廠於 1941 年開廠後，曾招募四萬名以上員工，其中包含多位日本工程師與來自全臺各地的臺灣工員。因員工眾多，每逢週末，岡山舊火車站常出現大批返鄉人潮，週六午後 15 時至 21 時，買票隊伍綿延至省道岡山路上（侯川宗，2008）。

自 1943 年起，臺灣總督府開始遴選 14 至 15 歲的「台灣少年工」，派遣前往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的「高座海軍工場」受訓，再分發至全國各地的飛機製造廠從事航空相關工作。這些少年工先從全臺各地集中至岡山第 61 航空廠，短暫寄宿於彌陀漂底山軍事基地中的宿舍，期間每日從事清掃、練唱軍歌，並接受陸戰隊式的軍事訓練，待梯次船班安排妥當後，再搭船前往日本。根據《台灣高座會》紀錄，自 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5 月，共計 8,419 名台灣少年成為少年工（林景淵，2017；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1999）。

生產方面，第 61 航空廠主要負責組裝九三式中間練習機，原計畫生產 100 架，但因零件與原物料取得困難，至 1944 年 5 月才正式投產，直到同年 10 月美軍大規模空襲岡山為止，僅完成 60 架飛機。轟炸後，廠區多數設施損毀，組裝與保修功能全面喪失，主要幹部多轉往菲律賓，剩餘資源則分散至臺灣各地（楊博淵，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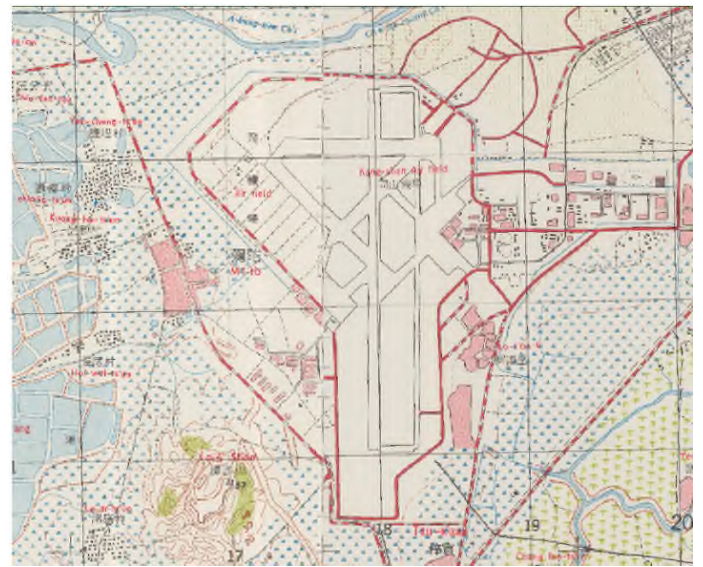
1945 年，戰後國民政府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岡山軍事設施，並成立接收委員會。然而空軍官校是否沿用日治設施、遷入與整建細節仍缺乏完整資料（楊博淵，2016）。據《中華民國空軍官校校史》（2024）說明，官校本部於 1949 年遷駐岡山，1956 年擴建跑道（莊士賢，2022）。耆老們指出，擴建跑道是因為國內戰鬥機類型的汰換，軍方淘汰舊式的螺旋槳飛機，配合新型噴射機的起降需求，擴建原有的跑道長度（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1957 年的地圖可明顯看到，原有的機場下方多出的跑道長度已超過機場左下方的漂底山位置。

圖 五、1955 年二萬五千分一臺灣省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研究者剪裁

圖 六、1957 年臺灣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研究者剪裁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肆、飛行場建造對鄉民的影響：徵收田地、迫遷與交通

岡山飛行場與航空廠的設立與發展，對高雄彌陀地區的地景與社會結構造成了深遠影響。從日治時期的飛行場建造、戰後的軍事擴建，到民眾耕作與軍方使用的交錯歷史，鄉民面對徵收與迫遷所展現出的調適與因應，構成了地方記憶中重要的一環。

1936年起，日本海軍開始陸續在彌陀庄港口崙和岡山街後協等地徵用、購買民宅和農地，興建岡山飛行場與第六十一航空廠（杜正宇，2013）。國民政府來台後，徵收事件亦未止息，在1957年，為配合噴射機起降需求，軍方再度擴建跑道，持續徵用周邊土地，再度對在地鄉民造成劇烈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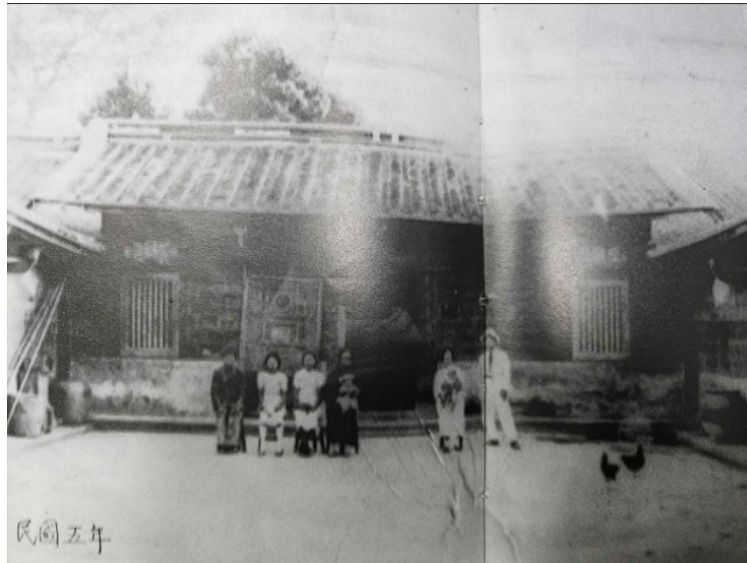
港口崙聚落就此完全消失，後協地區則有部分鄉民搬遷至今日岡山區協和里，而協和里至今仍被地方鄉民稱為「新後協」，用於區分新、舊後協，成為原聚落遷移後重新組構的空間記憶（劉天賦，2010）。

根據港口崙代天府的廟方沿革，港口崙因地勢微隆、臨近阿公店溪而得名，在清代因位於彌陀與岡山交界，是阿公店溪水運往來的重要港口之一（吳進喜等人，2014）。清末時，村庄繁盛，戶數達467戶、2301人，為仁壽上里²最大的聚落之一。甲午戰爭後，因部分鄉民參與抗日運動，遭到日本政府打壓，以及瘟疫侵擾，人口逐年減少（張哲男，2024）。最後在1936年，於港口崙庄興建岡山飛行場，全庄遭到徵收，港口崙遂從地圖上消失。鄉民多遷往彌陀、岡山、燕巢等地，部分蘇、施、江、康、雷姓鄉民於今彌陀區公所南側聚居，沿用舊名「崙仔頂」（杜正宇，2013；吳進喜等人，2014；張哲男，2024）。

高雄縣岡山镇老人福利協進會前會長楊進添的家族即為其中一例。他的父親楊溫清曾任糖廠廠長，為當時備受日本人賞識的地方仕紳。1916年，楊家曾邀請攝影師至宅邸拍攝全家福，才流下珍貴的照片（圖五），該宅位於現今通校路西側、今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校園用地（劉天賦，2010）。此三合院於1939年前後遭政府徵收，作為興建航空廠的一部分，楊家遂與後協其他鄉民一同遷往協和里（劉天賦，2010）。

² 仁壽上里為清代至日本時代初期的地名，其範圍涵蓋部分現今的岡山區、永安區、梓官區，以及整個彌陀區。後續區分出阿公店街、前峰庄、後協庄、白米庄、街尾崙庄、港口崙庄、舊港口庄、鹽埕庄、海尾庄、彌陀港庄、漂底庄、梓官庄、大舍甲庄、茄荖坑庄、赤崁庄、蚵仔寮庄等17個街庄。

圖 七、1916 年楊進添位於後協的舊宅



資料來源：劉天賦，岡山老照片說故事

另一方面，港口崙鄉民則多遷至彌陀鹽埕、彌陀庄役場（今彌陀區公所）一帶，在新聚落中重建原本的信仰中心「港口崙代天府」，並延續「港口崙（崙仔頂）」作為廟名，以維繫對舊庄落的認同與記憶（吳進喜等人，2014）。

除了民宅遭徵收外，肥沃的農田亦被劃入軍事用地範圍，原以務農為生的鄉民頓失生計，唯有另尋出路。當時岡山五甲尾地區廣泛種植蘭草，彌陀鄉民群起效仿種植。為了協助鄉民度過轉型期，時任彌陀庄長高文良先生積極尋找替代產業，從台中大甲引進草蓆編製技術，並在地方推廣培訓。藉由技術與原料的結合，草蓆編織迅速在當地普及，不僅成為家戶婦女的重要副業，更逐漸發展為支撐地方經濟的特色產業之一。

除了土地徵收外，影響彌陀鄉民最劇烈的其實是交通。岡山飛行場的位置位於彌陀市區與岡山街區之間，起初岡山飛行場與鄉民的關係相當密切，沒有興建圍牆，僅於跑道前後設有鐵絲網，用以防止鄉民誤闖。據耆老回憶，日本時代甚至可直接穿越飛行場、工場，步行前往岡山市區，但牛車就要繞一大圈（訪談筆記，張哲男，2024/10/27）。

另一方面，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在 1913 年在岡山壽天宮舊址（岡山中街的維仁路、平和路交叉路口）到彌陀庄役所之間開闢台車軌道，方便運輸物資和鄉民來往（訪談筆記，張哲男，2025/09/06）。不過，在飛行場建造之後，岡山與彌陀來往的最近道路被迫中斷，必須從飛行場周圍繞路，台車路線也因此廢除，造成彌陀當地的交通不便。

伍、 岡山大空襲：未著墨的彌陀街區與舊港口

二戰期間，彌陀與周邊地區的鄉民生活在戰火陰影之下。雖然這裡並非日本政府的政治中心，卻因緊鄰日本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與岡山飛行場，成為美軍戰略轟炸下無可避免的受害地區。

戰火首次真正逼近彌陀，是在 1944 年 10 月 12 日。清晨，密集的轟鳴聲劃破寧靜的天空，美軍機群掠過岡山飛行場，與日軍在空中激戰；午後，轟炸機再度現身，轉而攻擊第六十一海軍航空廠（張維斌，2015）。那一日，地面震動、濃煙翻湧，彌陀與岡山之間的天際被火光覆蓋，戰爭從此不再是遙遠的消息，而是近在眼前的恐懼與轟鳴。

翌日（10 月 13 日）凌晨三時，美軍對台灣南部各飛行場展開夜間騷擾攻勢，轟炸範圍涵蓋台南、岡山、小港與東港。上午八時，美軍再度出現在岡山飛行場上空，因視線不佳，僅針對周邊機堡及第六十一航空廠方向攻擊。下午再度回襲，集中火力轟炸機棚與維修設施（張維斌，2015）。到了 10 月 14 日清晨六時，雙方在空中爆發更為激烈的交戰。僅當日上午，美軍便在岡山飛行場上空投下 1,519 枚 500 磅炸彈與 1,085 枚燃燒彈（張維斌，2015），整個地區幾乎被火光吞沒。

根據研究，美軍自 1944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總計在岡山飛行場與第六十一航空廠投下約 650 噸炸彈（杜正宇、謝濟全、金智，2014），成為全台落彈量最高的地點（鍾堅，1996），史稱「岡山大空襲」。

而即使在連續三日的重創之後，岡山飛行場與航空廠仍未脫離戰火。10 月 16 日，美軍為徹底摧毀日軍的航空維修體系，再度投下數百枚炸彈與燒夷彈。其後雖攻擊頻率減少，直到隔年 5 月 22 日³，美軍仍多次轟炸岡山飛行場及彌陀外海運輸艦，戰火不斷（張維斌，2015）。

空襲警報、物資管制與日常生活的艱困，深深刻劃在當時鄉民的記憶中。透過當地耆老的回憶，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的戰爭生活，了解他們如何在無情的空襲與大疏散政策中生存。

美軍空襲是當時鄉民最直接的恐懼來源。空襲警報響起時，村民們會迅速躲入防空洞，若家中附近沒有防空設施，便退而求其次，躲進路邊水溝等隱蔽處（訪談筆記，張家阿嬤，2025/01/19；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廖德宗，2020）。張家阿嬤回憶，當時的轟炸主要使用炸彈，少見機關槍聲，天空

³ 詳細的空襲紀錄在附錄。

中常見閃亮的炸彈劃過，以工場為主要轟炸目標，常常看到工場周邊地面出現許多巨大的彈坑。（訪談筆記，張家阿嬤，2025/01/19）。

圖 八、岡山飛行場在 1944 年 12 月遭空襲的空拍畫面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出生於 1941 年的吳家孀婆，對空襲警報與躲避經驗記憶猶新。她表示，每當聽到空襲警報（tân-luī）響起，全家人便立刻奔向家附近的防空洞，當時在她家附近的防空洞可容納二十多人，並不會等到聽見飛機聲才行動。雖然身處避難中，人們常透過洞縫偷看天上的美軍飛機，而不敢熟睡（訪談筆記，吳家孀婆，2025/02/10）。她回憶，有時候躲的時間太久，父親會悄悄回到家裡，負責家人的煮食，又將食物帶回防空洞避難，確保家人不會挨餓。儘管生活困苦，家人之間的互助成為她最深刻的溫暖記憶（訪談筆記，吳家孀婆，2025/02/10）。

除了空襲，日軍的巡邏與物資管理也是鄉民日常的一部分。孀婆提到，當時家中值錢的物品經常被日軍徵用，例如她家白鐵窗戶被全數拆走。物資方面，鄉民會領到按人數分配的米票與肉票，用以取得基本糧食（訪談筆記，吳家孀婆，2025/02/10）。夜間為防止光線洩漏引來轟炸，鄉民點燈時須以黑布遮蔽窗戶，舊城派出所與防護團人員會逐戶巡視，鄉民普遍配合，以免成為轟炸目標（莊國鐘，2025/01/22；廖德宗，2020）。空襲期間也常伴隨停電，增添民眾的不安感（廖德宗，2020）。

在美軍密集轟炸下，彌陀鄉民與各地的台灣人一樣，紛紛向偏遠地區疏

散，不少彌陀人撤離到靠近山區的燕巢、阿蓮。撤離過程艱難，需先至燕巢尋找地點並搭建臨時住所，再以牛車載運家人與物資前往（廖德宗，2020；訪談筆記，吳家阿公，2025/02/10）。此疏散行動與日本政府實施的「大疏散」政策密切相關。疏散期間生活條件極為艱困，所有物資皆依戶口名簿按人頭配給，包括米、肉與油等。許多家庭會自備米與鍋子以便煮飯，親戚間也難以互相支援，因每家資源都極為有限（廖德宗，2020；訪談筆記，吳家孀婆，2025/02/10）。

出生於1935年的吳家阿公對大疏散政策印象深刻。當時他尚在公學校二年級，因為戰爭而被迫停止上學。由於夜間空襲則相對較少，某天晚上便與家人一同前往燕巢避難。他回憶，全家以牛車載運米糧與地瓜等食物，途中部分孩童步行、部分搭車，小心翼翼地前進。避難地點為燕巢竹仔腳一帶的二樓建築（訪談筆記，張家阿嬤，2025/01/19；訪談筆記，吳家阿公，2025/02/12）。

雖然彌陀街區未遭直接轟炸，然因鄰近軍事重地，空襲風險仍高。據老一輩鄉民回憶，曾有炸彈落下時，彌壽宮的媽祖顯靈。傳說中，一位身穿唐服的少女出現，徒手與裙襬接住炸彈並將其拋向海邊（張哲男，2024）。此傳說至今仍在村中流傳，成為地方傳奇故事。

在多起空襲事件中，最為人記憶深刻的是彌陀舊港口的喜宴誤炸事件。據記載，當日黃連香先生在家門前設宴，帳棚就搭在舊港口派出所旁，賓客雲集。中午時分，數架B-29轟炸機在執行完岡山飛行場轟炸任務返航途中，誤將喜宴帳棚與瞭望台當作軍事目標，投下兩枚炸彈並接連投擲燒夷彈，瞬間將喜宴現場炸出大坑，整個舊港口陷入火海（張哲男，2024）。

據許啟耀先生回憶，該次轟炸造成六人死亡，九成房屋被焚毀，僅靠近海邊的幾戶房舍倖存於難。由於多數鄉民已提前進入防空壕避難，才避免更嚴重的傷亡。黃連香先生原任職於第六十一航空廠，熟稔機械與電器修復，事件後深感愧疚，戰後多年為村民無償維修電器與機械，成為地方信賴的長者。經歷劫難後，舊港口鄉民花費一至兩年重建家園，生活逐步恢復原貌（張哲男，2024）。

除了逃避戰火，許多成年男性也被徵召從事軍方工程。據吳義雄先生表示，當時不少耆老曾被徵召至大岡山地區進行「奉仕」勞動，負責挖掘石頭與珊瑚岩建築軍用圍牆（訪談筆記，吳義雄，2025/01/22）。廖德宗指出，當時成年男子需服百日義務工役，雖有食宿但無薪資，主要工程為軍事設施建造（廖德宗，2020）。

陸、 彌陀鄉民與空軍基地的日常：我欲去工場作田

現今的空軍基地外圍都築起高高的水泥牆，鄉民完全無法得知基地的運作和樣態。然而，起初岡山飛行場與鄉民的關係相當密切，沒有興建圍牆，僅於跑道前後設有鐵絲網，用以防止鄉民誤闖。據耆老回憶，日本時代甚至可直接穿越飛行場、工場，步行前往岡山市區。

戰後，即使無法直接穿越空軍官校和空軍技術學院，許多鄉民仍與機場關係密切，可向軍方申請使用權，在跑道旁的農田耕作水稻、蕃茄、大豆等作物，耕地面積一度達百餘公頃，亦可私下轉讓土地使用權，這一處的農田又被鄉民稱為是「外邊田仔」（訪談筆記，張家阿嬤，2025/01/19；莊國鐘，2025/01/22；吳家阿公，2025/01/22；蔡志華，2025/01/13）。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鄉民仍以「工場」稱呼空軍基地，延續自日治時期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的慣稱，若要去機場旁的農地工作都會說：「我欲去『工場』作田」（訪談筆記，吳志全，2025/01/26）。

儘管軍方逐步加強土地管制，在連接彌陀與岡山的最快捷徑「中華路」（地方亦稱「工場路」）旁設置哨兵站崗，路兩旁種了數公尺的有刺植物，防止鄉民進入，但雙方之間仍存在某種默契與彈性互動（訪談筆記，吳志全，2025/01/26）。例如週末飛行練習中止時，鄉民獲默許進入基地割取茅草作為建屋材料；或對從有刺植物旁的農地進入機場的鄉民視而不見（訪談筆記，吳義雄，2025/01/22）。

1980 至 1990 年代起，軍方才正式圍築基地圍牆，並收回土地使用權，鄉民雖獲賠償，卻失去主要的農耕生計。岡山機場與航空廠的擴張，使原本以農耕與聚落為核心的區域逐步轉型為軍事基地，不僅造成耕地大幅縮減，也直接衝擊以農為生的地方經濟與生活方式。例如當地特有的農作型態，將番茄籽洗淨乾燥、供出口之用的「蕃茄種籽的採收作業（鄉民又稱「洗蕃茄」）」，也因此中斷（訪談筆記，蔡志華，2025/01/13）。不少阿公、阿嬤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都會笑著說，年輕時常常到機場幫忙耕種，或是在大排水溝洗蕃茄籽，整條排水溝曾經都是紅通通的蕃茄肉。

同一時間，設置更多哨兵站崗（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訪談筆記，吳義雄，2025/01/22）。此舉對鄉民日常生活與交通往來造成重大影響。原本連接彌陀與岡山的最快捷徑「中華路」（地方亦稱「工場路」），因軍事設施而被切斷，長期妨礙地方交通與發展（訪談筆記，蔡志華，2025/01/13）。

柒、二高新村鄉民與彌陀鄉民的日常互動

二高新村的形成與戰後軍事及航空工業密不可分。日本時期，原址為日本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的附屬設施，包括員工宿舍、野戰婦產科醫院及倉庫。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此地，逐步改建為軍眷宿舍，形成規模完整的社區聚落。二高新村位於岡山機場範圍內，行政上隸屬岡山區，但地理位置靠近彌陀，使得鄉民日常生活、就學及採買多依賴彌陀市區，與當地鄉民保持頻繁互動。

村落占地約八公頃，最高峰時曾有 206 戶人家，分為二高村、仁愛村與自立村三個區塊。自立村多由戰時倉庫改建而成，鄉民利用木板、竹籬或廢棄建材隔出狹長住宅，形成獨特的「長廊式」格局；仁愛村則由原野戰醫院改建而來（高雄市岡山眷村文化協會，2016）。

早期二高新村並未實施出入管制，後期才需憑通行證進出（訪談筆記，2025/01/14，區公所；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即使大門有衛兵駐守、外圍築有圍牆，仍無法完全阻隔彌陀鄉民的好奇心，社群之間並非完全隔絕。鄉民常進入村內參觀，村民也樂於互動，聊天或打球，但由於閩南語與外省話的語言隔閡，交流有限。

二高新村的建築多由日本時代長型倉庫改建，每戶以木板隔間劃分客廳、飯廳與書房，原本倉庫結構隔音不佳。每幢建築設有狹長昏暗的中廊，中廊兩側排列小間房舍，成為重要的社交空間，經常傳出各種生活聲響。鄉民回憶，光線昏暗，甚至需手電筒照明才能開燈。村子周圍築有高高的咕佬石圍牆，倉庫外則有鄉民自行搭建的土角厝（訪談筆記，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

在這個封閉卻溫馨的環境中，年節時期村民會熱鬧慶祝，彼此往來密切。村內設有小型菜市場，也有劉姥姥牛肉麵等店鋪，提供日常所需，口味頗受好評（訪談筆記，謝玉書，2025/05/15）。村中唯一的運動場是籃球場，也是年輕人聚集的場所，可能與機場附近駐軍有關。有人回憶，村內曾有一人高的防空洞，裡面擺有書架和漫畫書，由一位阿伯管理租借（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生活中也不乏特殊人物與回憶，例如有長者曾養四、五十隻羊，視其如家人（訪談筆記，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

二高新村與彌陀的生活連結密切。村內雖有筴橋國小，但部分較晚入學的孩子仍就讀彌陀國小，部分外省第二代亦能說台語（訪談筆記，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國中階段則需到梓官國中、岡山國中或彌陀國中就學（訪談筆記，2025/01/14 區公所；莊國鐘，2025/01/22）。

平日，村民會到彌陀市場採買生活所需（訪談筆記，區公所／港口崙代天

府，2025/01/14；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部分鄉民，尤其是年輕女性，也會與鄉民一起從事針織和紡織工作，幫忙代工賺取收入（訪談筆記，愛珍，2025/05/15）。在二高內的信仰中心尚未建築前，鄉民會到彌陀市區中華基督教浸信會真道堂做禮拜（訪談筆記，張哲男，2025/09/06）。

地方流傳俗諺：「你如果不乖就讓你嫁給兵仔」，反映當地人對外省軍人的刻板印象（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據說只有成家或有眷屬者才能入住二高新村，單身軍人則住在軍營（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部分村民後來搬遷至彌陀主要信仰中心彌壽宮周邊，逐步與彌陀社區融合，後代子女多就讀彌陀國小，並學習台語（訪談筆記，吳義雄／吳家孀婆／吳家阿公，2025/01/22）。

1990 年代，省道台 17 線（俗稱六線道）貫穿二高新村中央，將原本緊密相連的生活空間一分為二，也象徵著二高新村與彌陀之間情感與地理的逐漸疏離。隨著都市更新與機場開發，二高新村最終於 2006 年拆遷，多數鄉民遷入岡山勵志新城。至今，關於這座眷村的記錄仍相當有限，主要依靠少數耆老的回憶與口述歷史來拼湊，那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也正隨時間逐漸淡去。



捌、鄰近軍事基地：漯底山、海邊、彌陀市區

漯底山雖僅約五十三公尺高，但位於岡山飛行場與海岸之間，能有效遮蔽飛行場，使其不易從海上被偵察，同時也可作為制高點監控周邊地形，因此成為飛行場選址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其位於高雄與台南之間的戰略位置也具有考量意義。

漯底山的軍事用途可追溯至 1930 年代末期，原為，為保衛岡山飛行場與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等重要軍事設施，日軍依據 1944 年《岡山海軍地區沿岸防禦協定》在山頂設置對空機銃砲台，並向南每隔約 1,250 公尺配置三座機銃塔，形成防空網。山上的宿舍亦曾作為台灣少年工的集中住宿地，供 14 至 15 歲的青年在赴日工作前接受短期軍事訓練（劉天賦，2018）。曾有耆老敘述，日治後期讀彌陀國小六年級時，全校師生需帶食物到漯底山勞軍（黃偉智，2015）。二戰末期，為保護岡山飛行場，在漯底山建有多座堡壘、坑道及戰備機槍砲台（黃偉智，2015），地下還有一座連結到左營軍港的自來水管道。

圖 九、漯底山地圖（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戰後，軍方仍持續利用漯底山作為訓練與靶場，作為陸軍砲兵陣地，由第 8 軍團「四三砲指部漯底山連-天雷部隊」駐守，配置 M2 式 8 吋榴彈砲，共設四座砲臺，方位皆對準海岸⁴（黃偉智，2015）。漯底山因長期有軍隊駐守，戒備森嚴，一般鄉民難以隨意進入，當地人稱之為「要塞地」，卻仍記得士兵在山區演練的情景（黃偉智，2015；劉天賦，2018；訪談筆記，莊國鐘，2025/01/22）。直到 2006 年，軍方撤除部隊駐紮並解除軍事管制，交由當時的

⁴ 每座砲臺皆位於漯底山西側，砲口一致面對西部海岸。

彌陀鄉公所管轄，漂底山才成為彌陀鄉民的運動休憩場所。

雖然如今彌陀土地上的軍事設施多已消失，但鄉民對防空洞、碉堡和戰備設施的記憶仍鮮明，漂底山自日治末期以來的軍事角色，深刻地融入地方集體記憶之中。

圖 十、漂底山的砲陣地⁵



圖 十一、漂底山的砲台外觀



圖 十二、漂底山的砲台內部⁶

圖 十三、砲台左側的射擊能力圖及諸元表⁷

⁵ 砲台外的砲陣地，地板上刻有數個角度和數字，地面有許多摩擦過的痕跡，推估曾有砲台能夠依照地面的標示模擬射擊。

⁶ 砲台天花板貼有蚵仔殼，兩側亦有凹進的牆面，推估是為了降低砲彈發射時的音量和回音。左右兩側印有射擊能力圖及諸元表（射向方位角、左極限、右極限、最大射角、最小射角）、潤滑令、八吋榴彈砲不同溫度氮氣壓力表、陸軍四三砲指部漂底山連射擊安全檢查表、M₂八吋榴彈砲重要諸元表、M₂八吋榴彈砲人員編制表等等。每座的砲台印的圖表不太一樣，但都有射擊能力圖及諸元表。

⁷ 射擊能力圖及諸元表的角度面對南寮海面，為抵禦海上來的敵軍。



圖 十四、砲台右側的 M₂ 八吋榴彈砲人員編制表



圖 十六、漂底山上的碉堡



圖 十八、漂底山入口處的彈藥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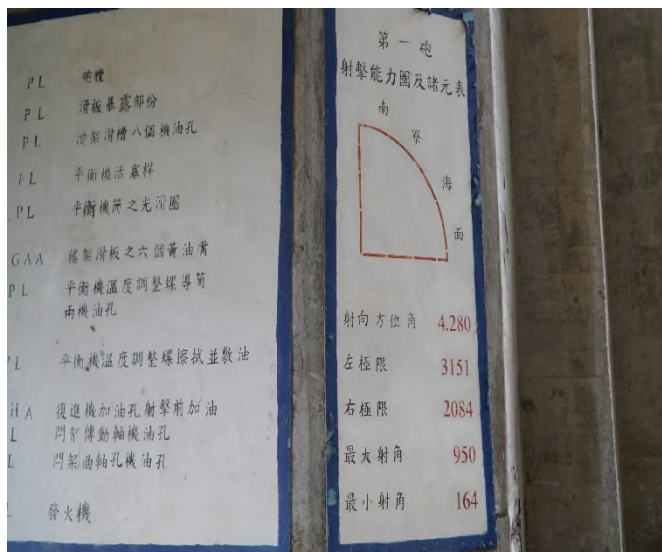


圖 十五、砲台左側的潤滑令



圖 十七、漂底山上的碉堡



圖 十九、漂底山上的廢棄軍舍



圖 二十、漂底山至高點的瞭望台



圖 二十一、瞭望台看出去的彌陀海岸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彌陀市區曾密布防空洞與軍事設施。許多防空洞被建在墓地中，據說是因為墓地隱蔽，不易成為轟炸目標（訪談筆記，蔡志華，2025/01/13）。根據區公所莊主任秘書與地方長者的回憶，光和路、下寮仔、彌壽宮、石螺里與過港附近都曾設有防空洞、防空壕與機堡等設施，有些甚至與工場、老墳墓相鄰（訪談筆記，區公所主任秘書 莊國鐘，2025/01/22；訪談筆記，吳家阿公／吳家孀婆，2025/01/22；訪談筆記，吳志全，2025/01/26）。

今日仍能見到較為明顯的防空洞，分別是彌陀公園的兩座防空洞，如今成為鄉民和兒童的休憩空間。大約是 1990 年代以前，現今彌陀公園旁的停車場為海巡軍隊駐紮地，蓋有數棟平房，駐紮人數大約為一個連隊，約 100 多人，分派到彌陀附近的各個駐點。

圖 二十二、彌陀公園內的防空洞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二十三、原有的海巡軍隊駐紮地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由於彌陀公園過一條馬路就是彌陀國小，因此軍隊有時也會利用彌陀國小的操場進行手榴彈投擲訓練。根據鄉民吳志全的回憶，士兵使用空心手榴彈，訓練呈扇形擴散，分成 20、25、30、35 公尺的距離。每次大約十多位士兵進行訓練，周邊則會有軍人驅趕學生避免危險。不過孩子們仍喜歡放學後待在操場旁的司令台，觀看軍事訓練過程（訪談筆記，吳志全，2025/01/26）。

除了操場會用於軍事訓練之外，彌陀國小後門原先也矗立一座巨大的機槍堡，鄉民也常稱其為「防空壕（hōng-khong-hō）」（訪談筆記，里幹事劉文豪，2025/01/15）。這座堡壘不只是體積龐大，據說地面有五層、地下有三層，約三層樓高，頂部還有一個對天的洞口，可以用於架設機槍。外觀類似現今台 17 線旁的機槍堡，但遠比現存的機槍堡來得高大（訪談筆記，吳志全，2024/10/12；訪談筆記，蔡志華，2025/01/13）。機槍堡成為學生們探險與遊玩的秘密基地，是當年孩子們童年回憶的重要場域。

圖 二十四、彌陀國小後門的機槍堡



資料來源：蔡志華提供

圖 二十五、機槍堡拆除時有軍方人員監視



資料來源：蔡志華提供

過去，彌陀海邊及其鄰近區域均有海巡軍隊駐紮，公園旁的海巡人員也會騎腳踏車四處巡邏，周圍防風林並架設鐵絲網以阻止民眾靠近。不過，仍有鄉民前往海灘觀海，或是進行牽鰻、撈鰻仔或捕虱目魚苗等傳統活動，一旦被海巡發現在拍攝便會被驅離，以防洩漏軍事情報（莊國鐘，2025/01/22；吳志全，2025/01/26；愛珍，2025/05/15）。

彌陀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蔡志華在 2003 年，曾細數彌陀當時保存的防禦軍事設施，研究者依照清單上的地點和圖片於 2025 年再次探查，發現已有不少防禦軍事設施已拆除。下文將盤點彌陀市區現有的防禦設施，早已拆除的將引用 Google 街景擷取畫面說明：



一、 鹽埕高射機槍堡⁸（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二十六、機槍堡的架槍孔



圖 二十七、被水泥封住的入口



圖 二十八、雜草擋住的入口



圖 二十九、機槍堡的架槍孔



圖 三十、機槍堡的透氣孔



圖 三十一、雜草擋住的入口



⁸ 位於省道台 17 線旁邊，在環島路線上小有名氣，是彌陀的有名地標，居民多稱其為機槍堡或防空壕。其位於機場的西北側，鄰近阿公店溪，內部結構為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地上三層各有三個架槍孔，分別對準不同方位，最上層為對空砲台。原先設計有兩個出入口，現一入口已遭水泥封住，另一入口則雜草叢生。

二、 文安北路旁的碉堡9（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三十二、碉堡外觀



圖 三十三、碉堡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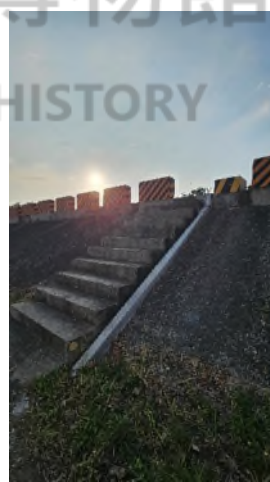
三、 文安守望哨前的哨站¹⁰

圖 三十四、2009 年，尚未拆掉前的外觀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擷取畫面

圖 三十五、原哨站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⁹ 過去尚未被記錄，碉堡鄰近阿公店溪，旁邊是鄉民的魚塢，位處舊道路上。目前已無法找到入口，推測是在魚塢底下。僅有兩處架槍孔是朝向道路兩側，推估是在原有道路上，防備從海邊上岸的敵軍。如今鄉民會將魚塢器具放入碉堡槍孔內，作為小型的工具間。光和路上的魚塢旁邊也有個類似的碉堡，同樣是位於舊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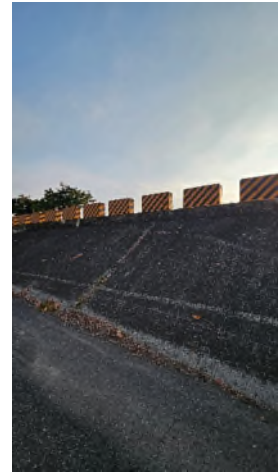
¹⁰ 約在 2009 年因堤防改建而拆除，原先設立在文安守望哨（文安執檢所）斜前方兩側，估計是防守阿公店溪出海口，避免敵軍藉由阿公店溪進入。

圖 三十六、2009 年，尚未拆掉前的外觀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擷取畫面

圖 三十七、原哨站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三十八、原哨站看出去的海岸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三十九、原哨站看出去的阿公店溪出海口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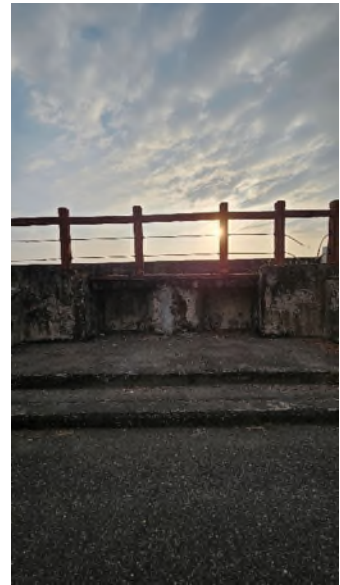
四、 堤防的架槍空間¹¹（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¹¹ 過去研究未被提及，但彌陀沿路的海堤從阿公店溪出海口一路延伸到南寮漁港，約五公里有數十座架槍空間。空間分成單人、多人機槍，推估槍枝可以架在上方的平台，士兵下半身則有掩體掩護。在文安守望哨前方的哨站尚未拆除前，約有十多座架槍空間。架槍空間集中分布在各個區間的海邊堤防。

圖 四十、單人駕槍空間



圖 四十一、多人架槍空間



五、南寮漁港的哨站¹²

圖 四十二、2009 年的哨站



圖 四十三、已塗上彩繪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擷取畫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¹² 過去研究未被提及，據鄉民吳志全的記憶，小時候海邊有多處碉堡和哨站，像是連接道路的橋樑下和南寮漁港外的沙灘都有多座碉堡，如今都被拆除。

未曾想像，軍方和鄉民的距離是如此接近。鄉民提起 1950 年代的鹽埕大路上，約現今的福星烘培店附近有一座軍方管制的彈藥庫，張家阿嬤說，如果家裡要煮飯，會向彈藥庫的軍人要飲用水。1980 年代，還有幾座高射砲、碉堡¹³在彌陀鹽埕一代長駐（訪談筆記，張家阿嬤，2025/01/19）。

如今多數軍事設施早已拆除或荒廢，但它們留下的地貌、回憶卻在鄉民口述與地方記憶中持續存在。這些軍事遺構不僅形塑了空間，也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日常經驗與集體記憶。



¹³ 碉堡在 10 年前有鄉民向軍方申請拆除，如今已改為金紙店。

玖、 研究反思

本研究以彌陀地區為核心，嘗試回溯岡山空軍基地在地化過程中，軍事結構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脈絡。研究的初衷在於回應一個長期被忽略的現象——在宏大國防敘事之下，地方鄉民的生命經驗與情感記憶，往往被視為歷史的邊陲。透過口述歷史與地方文獻的比對，研究逐漸顯示出軍事設施並非僅是國家戰略的象徵，也是一種深刻重塑地方空間、經濟結構與人際關係的力量。

在田野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彌陀」並非單純的受害者地景。軍事徵收、勞動調度與遷徙雖帶來破壞與割裂，但同時也促生了新的生產方式與社群連帶，例如草蓆編織產業的興起，以及與軍方、眷村之間形成的模糊共存關係。這些轉變提醒研究者，戰爭與基地不僅塑造了地理邊界，更改變了人們對「家」與「土地」的理解方式。

研究的另一個反思在於史料的斷裂與記憶的片段性。多數關於岡山空軍基地的紀錄集中於軍事技術與設施規模，對其社會層面的描繪極為稀少。透過耆老訪談，研究者得以拼湊出一種「非官方的歷史」，這種歷史帶有情感、體感與生活細節，也暴露出制度性紀錄對地方經驗的忽略。研究者在整理這些口述時，也不斷面臨詮釋與再現的倫理問題——如何在尊重記憶主體的前提下，將個人敘事轉化為歷史論述，成為本研究的重要課題。

最終，這項研究不僅是對彌陀過去的回望，也是對歷史書寫邏輯的質疑與補充。它提示著，在探討軍事與現代化的歷程時，唯有納入那些被遺忘的地方與聲音，台灣的軍事史與地方史才得以真正完整。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些口述與記憶進入公共歷史教育與文化保存體系，使彌陀的故事不再只是地方性的經驗，而成為理解國家與地方互構關係的重要線索。

壹拾、 參考資料

一、 論著

- 王景弘（2018）。台灣走過烽火邊緣 1941-1945。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 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1999）。難忘高座情。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
- 吳進喜、張哲男、吳建三（2014）。港口崙代天府沿革志。彌陀區港口崙代天府籌建委員會。
- 李佩霖（2019）。臺灣的後眷村時代：離散經驗與社會想像的重構。台北：翰蘆。
- 杜正宇（2013）。太平洋戰爭下日本陸軍於高雄地區的機場整備與航空隊部署。高雄文獻，3(4)，84-115。
- 杜正宇、謝濟全、金智（2014）。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台北：新銳文創。
- 林景淵（2017）。望鄉三千里：台灣少年工奮鬥史。遠景出版社。
- 邱睦容、林玉萍（2022）。轟鳴未曾遠去：從日本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到岡山醒村。台北：蔚藍文化出版社。
- 侯川宗（1996）。告別的年代：岡山舊火車站。載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取自：<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1/13/d5.html>
-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2019）。故事臺灣史 1：10 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台北：親子天下。
- 張哲男（2014）。情懷彌羅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張哲男（2024）。台灣在地文化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
- 陳鴻仁、王雪娥（2007）。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致良出版社。
- 黃偉智（2015）。全島要塞化：二戰陰影下的臺灣防禦工事（1944-1945）。臺北：如果出版。
- 楊双福（2014）。岡山軍眷村發展史（1949-2007）。高雄：春暉出版社。
- 楊博淵（2016）。市定古蹟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宿舍群(樂群村)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計畫(1-4)。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廖德宗（2020）。口述歷史－左營在地的二戰記憶。高雄文獻，10(2)：174-198。
- 劉天賦（2010）。岡山老照片說故事。高雄縣岡山鎮公所。
- 彌羅港文史協會。（2003）。高縣文獻第二十二期。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 鍾堅（1996）。台灣航空決戰。台北：麥田。
- 洪致文（2015）。不沈空母：臺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臺北市：前衛出版。

二、 其他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007). OKAYAMA AIRCRAFT PLANT, Formosa [Photograph]. US, WWII US Air Force Photos (Record Group 342, Series FH). Fold3.<https://www.fold3.com/image/29020064/okayama-aircraft-plant-formosa-page-1-us-wwii-us-air-force-photo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44). Okayama [Map]. Perry-Castañeda Library Map Collection.
https://maps.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txu-oclc-6565881.jpg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取自：
<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Accessed May 8, 2025].

中華民國空軍官校。(n.d.)。本校沿革簡史。取自：
<https://www.rocafa.edu.tw/content/index.asp?Parser=1,4,58>

劉天賦(2018)。1944「岡山大轟炸」與二戰時期的岡山。載於阿公店溪社區雜誌部落格，取自：<https://gangshancity.blogspot.com/2018/07/1944.html>



附錄

一、 港口崙代天府沿革志

前言：

港口崙的地名源自自然地形景觀，本庄原本位於彌陀和岡山交界處，岡山機場範圍內阿公店溪南岸的一個小高地上，因為自竹仔港至前峰之間這一段阿公店店溪，清朝時期為「前鋒港」，水深可以行船，上溯至竿蓁林前鋒渡及援巢右渡，是仁壽里的農場作物運往府城出售的重要水路。本庄位於前鋒港入口處的高地上，故名港口崙。

當時彌陀港庄的外海往東望，右邊是納底山，大小崗山在左邊遠處，港口崙夾在中間，在廣闊的平地上微微隆起成小山丘，其北方延著阿公店溪岸一帶，隔溪與本州庄相望，西邊接番員（也寫作轅）與彌陀庄毗隣。

先民志略：

據先民口傳本庄在清朝末期人口鼎盛，最多曾達四六七戶，計二三百一人，為仁壽上里各庄之冠此一傳說雖然無法驗證，但根據明治三十七年（西元一九〇四年）台灣堡圖的圖像資料顯示，本庄原本頗具規模，庄形為南北向延伸的長條形，長度近1公里，在日治時代初期約有鄉民百餘戶，人口達六百餘人，後因有庄民參與林少貓、盧石頭等人領導的武裝抗日事件而受到日本政府的敵視，溫是日漸衰微在明治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五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人口僅剩二二七人，此後並日漸減少，至昭和七年（西元一九三二年）時僅餘2戶十一人，期間雖於大正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有在庄中鋪設自彌陀至岡山的輕便車道，但仍挽救不了舊衰頹的命運，至昭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七年）機場進一步擴建後，全庄遂消失無蹤。

歷年遷移之鄉民則散居於石螺潭、後協、岡山、程香、後紅、燕巢、田寮等地，其中較多的一批遷至彌陀庄役場（即今區公所）南面聚居，並沿用本庄在清代就已使用的庄名——「崙仔頂」，作為新移居的土名，以示不忘祖居地之意。

當時日本政府在擴建時，在港口崙所挖掘的無主墳墓，所有骸骨均移置於拷水埤埔（今彌陀第六公墓）的西南隅，而今白骨零散難以計算，依稀尚有「昭和十二年」知字跡留存，令人不勝唏噓。

港口崙代天府沿革：

先民入墾港口崙，推估應該是康熙末至乾隆初年（約西元一七一〇年至三

0年代)，官方海禁鬆弛以後，人口才大量聚居。當初因先民離鄉背井，慮有水土不服之障礙與水溝之險棘，大多隨身攜有神尊或香火袋祈求庇佑，到後來村莊略具規模才建立廟宇「代天府」以祭祀。根據「鳳山縣采訪冊」丁部〈規制〉祀廟條記載：「（王爺廟）一在港口崙庄（仁壽），線西北四十五裡，屋一間（內祀雷王）嘉慶十八年林拙董建。」

史料記載嘉慶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作為建廟元年，則民國一〇三年為建廟二〇〇周年。從台灣堡圖研判當時的代天府建於港口崙庄的西南角，當時廟內除奉祀雷王外，同時納祀港口崙庄住民所崇祀之神尊及香火旗令。昭和七年登載有廟產七・六二五分土地，約二二四〇坪。

自遷庄出崙仔頂後，所有代天府之神尊香火，各姓同意奉祀於施姓之祖厝，昭和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三年），日本的太平洋戰爭敗象連連，歸咎於道教神祇，執行「送神上天」的惡法，廣蒐百姓供奉之道教神尊，集中燒毀，而崙仔頂施家祖宅的雷府千歲等金身，幸賴施公崙父子協力，將今深藏在番薯簽的竹籬中，因之得倖免被毀而保存至今。

暫居於施家祖厝的雷王府，一直試圖重建。但經歷四代約九十餘年，雖屢有中建之議，卻因各有堅持而無法整合，議而不決乃一直懸宕，也難怪雷王的乩身也有：「若吾千歲有靈聖，那會帶甲（住到）有庄沒社」的浩歎。

今茲賴崙仔頂有志之士拚衝斡旋，圓融歧見，確立重建雷王府之舉，用地取得狹窄難有堂煌之茂，卻可禁後議信眾等至心皈依之虔誠，也衷表不忘祖訓之義。廟地座離向砍，正於天關地軸之位，也取面北之諦。又且窯厝港口崙肇祖之地，程一舉而有數得之功。歲次癸巳年甲子月冬至壬戌日巳時，動土興工。

雷王府崇祀諸神略史：雷府千歲、池府千歲、朱府千歲、五光佛祖、玄天上帝

本沿革誌經

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吳進喜

彌羅港文史協會創會理事長張哲男

本區耆老吳建三先生等製作修正

西元2014年5月10日修正

二、二戰後期台灣岡山遭遇空襲的紀錄

序	日期/時間	記錄	頁數
1	1944.10.12	由於美軍計畫在 10.20 登陸菲律賓南部的雷伊泰灣，為阻止日軍自台灣的增援，故於 12 日清晨，美國海軍第 38 特遣艦隊旗下 4 個特遣支隊的航空母艦及各式艦艇抵達台灣東岸，於清晨 6 時開始以戰鬥機掃蕩台灣各地。第 4 支隊的富蘭克林號出動 12 架 F6F 戰鬥機，在岡山飛行場附近與日機空戰，之後以機槍掃射岡山飛行場。	p.24-32
		下午 13:30 開始，3 架自大黃蜂號的 F6F 掃射岡山飛行場地面的日機。	p.45
		富蘭克林號出動 9 架 SB2C、8 架 TBM、16 架 F6F 攻擊第 61 海軍航空廠及其他設備。一架來自貝露森林號的 TBM 將炸彈投在附近村落。	p.45-46
2	1944.10.13	凌晨 3:45，一架 F6F 到岡山飛行場掃射地面飛機，進行夜間騷擾	p.48
		6:10 開始，有兩波對岡山的攻擊，8 架自大黃蜂號出發的 F6F 在掃射屏東飛行場地面飛機後，到岡山飛行場掃射；富蘭克林號出動 12 架 F6F，至岡山飛行場進行掃射地面飛機及設施，有 2 架日機在空中與之交戰後逃逸。	p.50
		8:00 勇往號出動 10 架 SB2C、8 架 TBM、8 架 F6F，以火箭及炸彈攻擊岡山飛行場旁的 61 海軍航空廠。 富蘭克林號出動 12 架 SB2C、8 架 TBM、12 架 F6F，以火箭與炸彈攻擊飛機掩體。 貝露森林號派 4 架 TBM 及 2 架 F6F，以火箭攻擊飛行場東方營舍，對飛機跑道東側行政大樓及大型棚廠投彈。	p.53
		11:25 貝露森林號出動 4 架 F6F，以火箭攻擊岡山飛行場東側營舍。	p.58
		12:30 起的數波攻擊最為密集。 胡蜂號派出 6 架 SB2C、8 架 TBM、12 架 F6F，向岡山飛行場掩體內的日機轟炸。 勇往號派出 8 架 SB2C、6 架 TBM、10 架 F6F，及一架隨行拍照的 F6F，以機槍、火	p.59-60

		箭、炸彈攻擊岡山飛行場與 61 海軍航空廠的設施與飛機。 富蘭克林號 8 架 SB2C、8 架 TBM、13 架 F6F（其中 2 架負責攝影），機群以火箭及炸彈攻擊 61 航空廠與棚廠。 貝露森林號派出的 4 架 TBM 在 F6F 的掩護下，轟炸飛行場東北方的營舍與航空廠大型棚廠，及飛行場東方的大片營區。	
3	1944.10.14	6:00 大黃蜂號派 F6F 掃射岡山飛行場並與日機空戰。 胡蜂號派 13 架 SB2C 及 9 架 F6F，SB2C 轟炸 61 海軍航空廠，F6F 掃射岡山飛行場飛機，與日機空戰。	p.63-64
		美國陸軍第 20 航空隊上午自中國成都新津、廣漢、邛崃、彭山等機場起飛前往台灣，自 12:45 起的 20 分鐘，共計 103 架 B-29，投擲岡山飛行場 1519 枚 500 磅炸彈，1085 枚 500 磅燒夷彈。	p.66-67
4	1944.10.16	美國陸軍第 20 航空隊二度轟炸岡山，自 12:45 起合計有 33 架 B-29，對岡山飛行場投擲 500 枚 500 磅炸彈，3355 枚 500 磅燒夷彈，以求完全摧毀。	p.67 菲律賓雷伊泰戰役 1944.10.20-26
5	1945.1.4	9:00 列克星頓號 5 架 SB2C、7 架 TBM、11 架 F6F，SB2C 轟炸鋸齒狀屋頂的大型棚廠，TBM 投彈，F6F 掃射地面飛機。	p.91
6	1945.1.9	11:00 大黃蜂號派出的 F6F 與 TBM 對彌陀外海的通油艦投彈。	p.102
7	1945.1.14	3 架 B-29 於夜間轟炸岡山飛行場，投下集束燒夷彈與集束破片殺傷彈。	p.106
8	1945.1.15	晚上，2 架 B-24 轟炸岡山飛行場，在雷達輔助下投擲集束燒夷彈與 500 磅炸彈。	p.116
9	1945.1.16	晚上，2 架 B-24 轟炸岡山飛行場，以目視方式投下集束燒夷彈與破片殺傷彈。	p.116
10	1945.1.17	晚上，2 架 B-24 轟炸岡山飛行場，投擲 500 磅炸彈騷擾轟炸。	p.118
11	1945.1.18	晚上，1 架 B-24 轟炸岡山飛行場，投擲破片殺傷彈。	p.118

12	1945.1.21	6:50 開始，有兩批 F6F 到阿蓮大崗山飛行場掃射地面日機與棚廠。	p.122-23
		8:30 開始，部份自大黃蜂號出發的 F6F 到燕巢飛行場掃射地面日機。	p.126
		10:50 列克星頓號 6 架 F6F 掃射岡山飛行場棚廠	p.128
		16:50 獨立號派出的 4 架 F6F(N)向大崗山飛行場掃射地面日機。	p.136
13	1945.2.1	夜間，共計 6 架 B-24 對岡山飛行場進行騷擾轟炸，投集束燒夷彈及、破片殺傷彈、炸彈。	p.144
14	1945.2.2	白天，共計 24 架 B-24 對岡山飛行場投擲集束破片殺傷彈。	p.144
		夜間，派出 5 架 B-24 對岡山飛行場騷擾轟炸。	p.144
15	1945.2.12	上午出動 16 架 P-51，以機槍對台南與高雄地區軍事設施及鐵路交通設施掃射。	p.147
16	1945.2.18	24 架 B-24 對岡山飛行場投集束破片殺傷彈。橋頭製糖所遭美軍空襲受損。	p.151
17	1945.3.15	15 架 P-47 戰鬥機掃蕩南台灣，在岡山、屏東、鳳山、潮州等地投擲 500 磅炸彈	p.173
18	1945.3.16	由於由偵察照片發現岡山飛行場有 27 架戰鬥機及 10 架轟炸機，美軍派 23 架 B-24 投擲 260 磅破片殺傷彈	p.173-174 接近攻打沖繩的 4/1，開始集中攻擊台灣各個機場
19	1945.3.22	17 架 B-24 用 500 磅燒夷彈、500 磅炸彈、260 磅破片殺傷彈轟炸岡山飛行場。	p.179
20	1945.3.25	13:40 左右，9 架 A-20 轟炸橋子頭製糖所，投下傘降破片殺傷彈和 100 磅汽油彈，製糖所部分燒毀，4 棟倉庫全燒，電話線與配電線多被切斷，一架 A-20 被擊中墜毀高雄外海。	p.184-185
21	1945.4.11	20 架 B-24 向岡山飛行場投下 1000 磅炸彈，轟炸海軍航空廠與飛機疏散區。	p.207 為阻礙日軍機支援沖繩
22	1945.4.12	22 架 B-24 向岡山飛行場投擲集束破片殺傷彈	p.208
23	1945.4.13	9 架 B-24 轟炸岡山飛行場。	p.209
24	1945.4.17	1 架 B-24 向岡山飛行場投下集束破片殺傷彈	p.213

25	1945.4.20	1 架 B-24 向岡山飛行場北邊投彈	p.219
26	1945.4.28	中午，15 架 P-51 以 500 磅炸彈投擲岡山飛行場	p.228 沖繩戰於 4/26 結束
27	1945.4.30	中午，32 架 P-51 轟炸岡山飛行場棚廠、建築物、掩體	p.230
28	1945.5.11	24 架 P-51 轟炸岡山飛行場	p.250
29	1945.5.22	10 架 B-24 向岡山飛行場投彈	p.277

資料來源：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劉天賦整理

